

林 行

譯文全集
43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43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四十三冊 目錄

膜外風光

一

球房紀事

三九

樂師雅路白忒遺事

五一

高加索之囚

六七

想夫憐

八三

炸鬼記（上）

一四五

炸鬼記（中）

二二七

炸鬼記（下）

三一九

俄宮秘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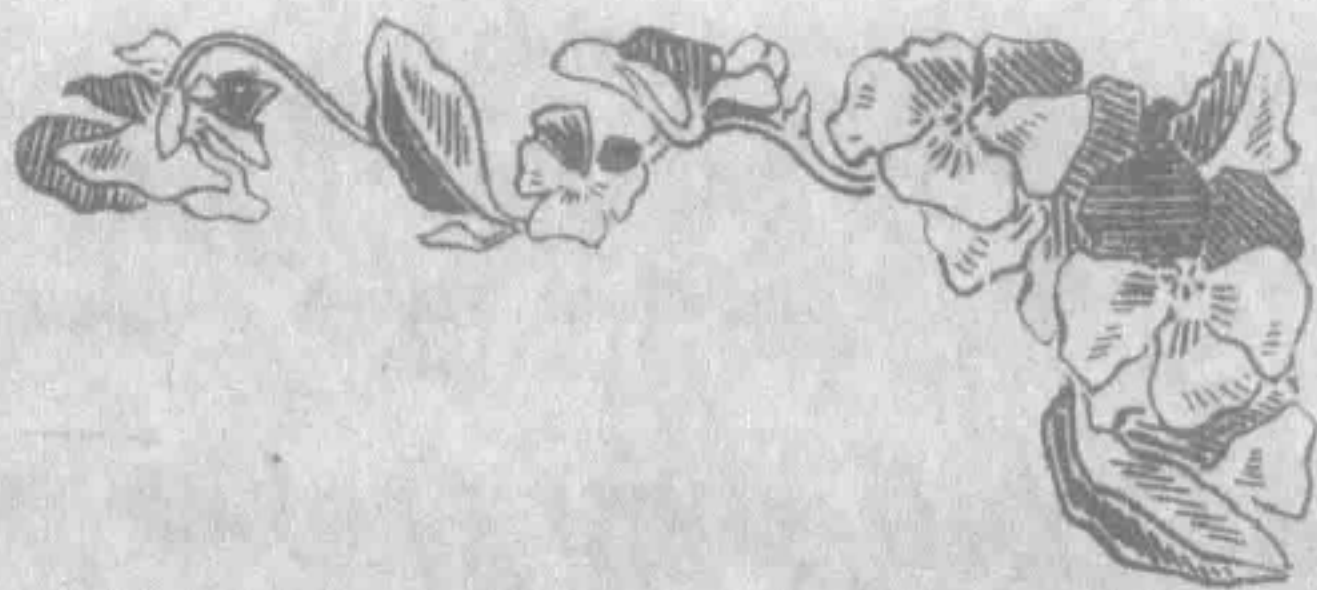
三九九

俄宮秘史（下）

四九三

僵桃記

五八一



膜外風光





膜外風光序

莊子大宗師篇仲尼謂顏回曰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又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意謂若說是覺安知其非夢若說是夢又安知其非覺卽論今日彼此相對之言是否在夢中酬答或在覺時酬答都不可知矣嗚呼是言也卽此書之本旨矣張怡以無目爲福有目爲禍似無目時快意卽同夢中待一恃目光而失意事卽種種呈露然而張怡誤矣果能渾夢覺爲一體凡所未見之事自以爲福此特夢中之福耳既見之後一與夢反則自以爲覺矣一覺卽滋生苦趣何妨仍以夢視之凡所造皆適者斯忘適矣又以忤己者爲適則匪不適矣乃必以藥復其瞶寧非多事故天下事耳聞最樂目擊最不樂小說所虛構皆耳聞者也必執小說所言律以身接之事曾無一事與小說相符書中李剛杜夫詩春之言皆造言猶小說之言也張怡聽而樂之是也目疾既瘳尋迹三人之所爲求踐其所聞此正自尋苦惱耳果能如莊子所謂安排而去化則聽若無聽觀若無觀不盲猶盲又何往而不適者張怡惟無莊子之學必仍



自。矚。其。目。而。再。入。於。夢。是。以。人。攬。大。矣。觀。其。言。曰。自。有。此。苦。而。百。苦。皆。祛。
長。夜。漫。漫。復。至。吾。前。一。切。痛。苦。皆。背。弛。而。去。此。語。何。嘗。非。達。願。已。喪。其。自。
然。矣。書。爲。陸。子。欣。先。生。所。藏。以。葉。生。可。立。爲。舌。人。俾。余。以。筆。述。之。其。中。似。
有。哲。學。因。用。莊。子。之。言。以。進。之。

庚申二月。閩縣林紓序於宣南煙雲樓。





膜外風光

法國克里孟索原著

閩縣

葉林于沅紆

同譯

第一幕

場中設中國廳事一所。左通書室。右通臥內。臥內與廳事隔一紅窗。以紙糊之。男角爲張怡。爲李剛。張怡者盲人也。李剛爲之相引之。就座。張怡曰：「誠哉李剛。吾不知所爲謝矣。吾仗爾爲聾者之目。且以語代吾之目。以手力贊吾行。余甚願來生爲奴。斯以報汝。」李剛曰：「此何足言。」張怡曰：「逐日見枉。且並杜夫臨。此尙不足謝耶。且汝常以趣語雜以淵博之談。爲盲人消磨日月。於情尤厚。矧尙以餘力課督吾子。至于杜夫尤重吾妻。詩春須知吾妻者。蓓蕾之名花。得人相之。胡能不謝。且十年以來。君逐日讀邸抄。示我何其不憚煩也。」李剛曰：「張怡聽之。此朋友責也。爾我性情之交。固當以此爲酬報。」張怡曰：「善哉言乎。令人益增契重。以爾長日讀邸抄。娛我。我竟能洞徹外事。獲廁於社會中。自成其生活。尤能知人之所知。見人之所見。中心悅豫極矣。今日所讀之上諭。言茶苗暢



旺獲利無窮此佳事也』李剛曰『偉哉帝力』張怡曰『方吾未矐目。時所見乃多不得其解老子言五色能使人目眩吾心無主恆不能格窮其理但覺弊端雜出巨細不一恨無格物窮理之智力洞燭世事之隱微今茲忽覺世界中之美況竟往來於余之胸中噫自吾矐目以來似世界一更新矣美哉吾中國也然則得生世間詎非至樂須知太平景象似從中斗出異香熏人欲醉』李剛曰『若然汝能安於矐矣』張怡曰『吾不之怨昨聞上諭似矐中國之富碩既如是矣吾於分外尙何所求用以增加吾福』李剛曰『邸抄之力能奮發爾之神思耶』張怡曰『汝宜云皇言足生我之樂無藝且滿吾意至於不能自宣其暢遂維皇有命吾輩胡能背而他馳在理凡百黔首咸宜披誦綸音孰敢謂皇帝之力不能再造中國行當以此言詔示之凡余所言全指中國至於外洋必爲上帝所弗戢』李剛曰『此理確也且令人聞之肅然而起敬』張怡曰『皇帝匪所不能亦匪不前知且能興仆而植殲化惡而成善』李剛曰『此義奚疑』張怡曰『吾國聞有數災區皇帝但下一詔書能立時轉歉爲豐特一舉手之勞而稿苗芑芑起矣至于乃積乃倉而止一切貧餒之災』



黎咸能受皇皇之大賚。因之大地。臚歡咸仰。天祝釐傾。天子萬年。此言或不河漢。且汝固已見上諭矣。』李剛曰。『見之。』張怡曰。『中國財政絕窘。雜稅恆不能徵集。但得聖人宣敕而輸入者。乃如川之方至此。尙非耶。汝曾一見之否。』李剛亦曰。『見之。』張怡曰。『此事無敢不信。有時謠譏間作。但得邸抄中一二語。立可平反。其說就中可以採取。謀國之幹略。前此數年。聞有嶮暴之小人。曾倡言外夷闖入腹地。欲行所欲行之事。非耶。汝曾憶否。』邸抄中詮釋無謂之飛語。語簡而該。讀之瞭然。外夷以兵亂華。聞有一旅之師。欲力陪吾雄武之衆。不意乃爲我軍糜而碎之。皇帝曰。『宜悉焚我避暑之離宮。極以除穢。』汝還憶此邸抄否。』李剛曰。『見之。』彼外夷無一人能抗我天朝之大將。似此羸憊之外兵。令人望而生惻。邸抄言我軍呼聲一動。彼軍卽已膽懾。但望龍轟高揚。立時駭散如羣鳥之驚飛。』張怡笑曰。『然。然。此非奇事。李剛。汝當知吾國老子行其教化時。而彼族之祖。方與深山熊狼爭其窟宅。』李剛曰。『然。』張怡曰。『彼族行爲。令人生其憫惻。舉族蠢蠢。無能力以擋我。每接必潰。尙何武之可究。惟彼族尙堅成見。乃敢爲我堅對識者。安能不鄙其狂愚。卽此已足證明。』



其據略之。謬爲輿論所囋鄙。李剛曰：『彼人恆刻小兒之目，用以製藥。』張怡曰：『此事屬實乎？』李剛曰：『吾耳熟久矣。匪人不云且云：投毒於水中，萬無可疑之寶。其在江西山東殺人，以自求其安宅。』張怡曰：『此或彼中之殘人，其爲此者，或有祕計，能爲惡，亦足以爲善。』李剛曰：『噫，彼足與爲善耶？』張怡曰：『或有是心，有時亦能用彼之所學以救人。』李剛曰：『或但其口頭之善耳。』張怡曰：『言固如此，但以我證之，亦微有其足信者。在彼人蓋以善自試也。前此八日，有彼中之醫士遇我於竹竿街，詳瞞吾目，自任能治吾瞽。』語次，卽摸索得小玻璃瓶，示李剛曰：『此水每晨傾三點於目眶中，適可而止。吾亦兢兢如其言，若誤加十點，目卽立涸，萬無可救。』李剛曰：『汝亦信彼之言耶？吾國桑門曾云：爾目當久瞽，莫愈釋氏之言，尙不足信，乃信彼族。』張怡曰：『醫者言：『吾能去爾蔽障，世界之眼膜立撤，其障能使爾放大光明。』然吾目久盲，彼卽陷我亦斷無更甚於瞽目者。』李剛曰：『吾又何知彼輩固有魔術，或且眼明能見人世怪謬之物狀？』張怡曰：『何名怪物？吾不之知。茲事尙未與詩春商之，亦未信藥力之克奏膚功，曾否知人在危困之中，果有獨愈之方？』



未嘗不試。萬不使坐失其機。宜。李剛曰：『即彼非惡意者，亦魔戲耳。何益於爾？』張怡曰：『此亦或然。爾言足證吾輕信之恥。』李剛曰：『詩春夫人至矣。』

第二幕

張怡曰：『詩春，汝前汝爲玉琢之花，當春之綠樹。』詩春曰：『爾何事見役？汝一時不寓吾目。吾恆戚戚然憂。』張怡曰：『詩春，汝有天仙化人之樂，爲大地上嬌柔之尤物，合中國人匪不稱爾操尙之嘉懿。』詩春曰：『恆言一婦女宜深居而簡出，然則婦人之生也，以服從爲職耳。工在縑絲織麻而治鍼黹。』張怡曰：『天下無人守禮循職如爾之嚴。汝爲吾家之福神。』李剛曰：『張怡，此其時矣。吾當往視爾子萬脩讀書並候爾子之塾師。』張怡曰：『吾聽爾行。凡爾所言所行，匪不悉洽吾意。天下何能辦禮如爾之精，又孰能詮釋禮文如爾之晰？至於字義及書中疑義，經爾指示，無不洞然。誰則如汝者？我固甚願考覆吾子之所能，尤當取而訊之。』李剛曰：『吾即引之就汝。恣爾考問。』張怡曰：『吾聞言悅甚，尤欲口訊，辨其能否。』李剛汝趨以萬脩面我。李剛曰：『少待，須斯行，即至。』



矣」

第三幕

張怡張兩手將往撲詩春曰：「汝又安在吾目不見汝似有神光射人須知吾無他樂惟見爾爲樂。」已而近詩春矣以手引其衣且摩其髮曰：「汝乃屬意此麗服及此華粧耶噫汝滿髻珠翠且加以海鳥之翎詩春汝如是粧飾欲媚我盲人耶今日舍李剛及杜夫二人外吾家初無他客然而今日之樂乃同吾當日定情之時汝當信吾悅汝至矣。」詩春曰：「身爲人婦聞其夫獎進之言安能無樂吾亦願以吾之玉貌及其清節並想夫憐之心與從夫之義能使爾居此世界中匪不遂順益增其希望人羨爾爲人類之福人。」張怡曰：「見稱如是於我宜也今日勿論吾能拔出人羣惟羨爾爲人世絕美之人可能盡其婦職吾曾爲詩述三從四德意悉屬爾且雅歌和以古琴。」詩春曰：「吾夫所爲深愜吾心吾願守先輩格言及閨人之禮節無敢軼出圍範且十年矣恨爾不見吾面吾深恐吾貌……」張怡以手摸詩春眉眼口鼻後曰：「否否汝不居盛滿而行其謙冲。」卽以手挽其抱月之腰曰：「汝當知爾不惟貌佳卽其身段亦



嬌娜無當。吾無一弗之。言已。微笑曰。『汝謂我失明不見玉人之美耶。汝曾否欲圖爾玉容。』詩春曰。『過譽令人慚沮。』張怡曰。『汝眉類新月。』詩春曰。『然耶。』張怡曰。『爾脣若粉紅之色。乃類朱櫻而鮑犀之齒一笑燦然。雖白粲不能過其脣之光色。尤似露珠。』詩春曰。『噫。有是耶。』張怡曰。『爾之吐納何爲。乃爲丁香之氣。』詩春又曰。『噫。有是耶。』張怡曰。『爾襟上所佩之寶石鏗鏘相觸之聲。與爾輕盈搖洩之身軀相稱。若雅樂。又將飛未翔如雲雀也。且爾微吟之聲。又時時類於鶯吭。』詩春仍不言。但噫其氣。張怡曰。『汝憶否。昨日以手拊琴。歌鶯鶯之牒。此二鳥雙棲於溫柔之鄉。其意甚樂。又似微有不慊。而嘆然其嘆也。初非懊懣之比。且其聲調入吾心坎。如醉卽杜夫亦然。至於滯其出納之息。則其樂可知。』詩春不能答。又累噫其氣。張怡曰。『吾今須繪爾妙目之神矣。』既似秋後空潭之中。飄一綠楊之稊。』詩春曰。『譽我欲狂矣。』張怡曰。『曾見金童玉女之軼事乎。金童玉女倦於仙居。遂臨凡而遂其情愛。已而如願矣。吾深疑玉女卽爲爾身。』詩春曰。『見譽至此。已臻極地。似可止矣。』張怡曰。『吾甚慕劉阮之入天台。吾身乃幾及之。』詩春曰。『吾不』



欲聞之矣。能否容吾入內。張怡曰：「勿行。爾見舉而嬌。在不知乃愈增。余之豫悅。汝當知。吾之得意。不減於初定情時也。」詩春曰：「吾實相告。爾我相處如是之久。然此心羞怯。仍如初來。」張怡曰：「天下之樂。甯如新婚。汝曾憶否。」詩春曰：「吾心豈善忘者。胡能不憶。」張怡曰：「爾我成婚。初不晤面。其命出諸吾父。然父命匪所不成。敬守庭訓。曰：『如阿翁之命。』然吾父所系念者。惟恐其爲怨耦。蓋欲其愛子得婦。延其嗣續。然吾以甫冠之年。成禮於筵簞之愛。茫然若迷。卽問媒妁。媒者曰：『此爲閨人。平居守禮者。凡一舉動。咸不出汝範。』以外亦時時不忘其母訓。其處人尤柔婉而有儀。其立中饋而祭先祭品。無敢不陳。而嘗試矩步。規行無可訾議。凡個規越矩之事。未嘗置懷。動必以禮。飲食起居。咸衷禮要。一語及於此。媒氏微哂。吾思食無違禮。宿亦不違禮耶。」語至此。失聲而笑。曰：「然哉。然哉。當此之時。吾心忽欲一見玉人。而媒氏者。深知吾隱。戲予曰：『張怡。吾思爾一聞玉人之貌。立時醉心。果爾把握者。能毋違禮。』吾卽答曰：『媼趣爲我。然此膩燭。』」詩春曰：「聞我初來之況。味之彌覺醇醇。」張怡曰：「其時玉人至矣。其柔媚之容。乃纖如春筍。眉峰點翠。來面其夫。」



雲鬟高聳。綴以紅絲。額上粉光明。若春星。此爲後來所見者。當彩輿到門。時余以手啓奩。顛不自己。乃奩發而玉光煥發。如旭日照人。此玉光尙留。我盲眶而不散。』詩春曰。『吾初下彩輿。垂目未敢旁視。或爲情愛所奪。不能正視。又或以爾之名譽卓著。令人中懾而垂首。』張怡大悅而作歌。曰。『簫鼓告余日。云夕家人睡盡。語聲寂。有聲遠。自浮圖來。銅壺滴漏。臨妝臺。微颺動髻釵。鳳碧芭蕉葉底。鳳凰翔月中。老桂影倒翻。玉人送馥。臨遙軒。朱闌宛宛。此裙拖曲瓊。動處搖蓮波。玉窗微叩聲柔和。仙人飄渺過銀河。』詩春亦倚歌而和曰。『月輪蕩碧波。藍龍捧漢鏡。緋桃綻東籬。交春光氣盛。微風往東來。不使楊枝定。芳樹蒙輕靄。似爲波紋蒸。紅窗中有。人燈影一何瑩。傍地數株柳。盈盈垂露淨。奚須怨遙夜。溫柔合兩姓。幽懷旣沈結。互將性情正。門伐復稱平。所由伸禮聘。鳳凰雙翱翔。百年與同命。』張怡曰。『自是日起。不復吹皺一池春水矣。』詩春曰。『吾放自鳴。自吾夫推及餘人。無一敢翹余之過。』張怡曰。『然惟吾完娶之次年。當吾目未矐之前。乃因愛而生妬。亦不知此念之所自來。似……』詩春愴然欲泣曰。『爾胡爲言此。詎有疑及我耶。』張怡曰。『謂吾疑爾耶。否。否。此』



言特自咎其慙』詩春曰『吾平時守禮胡敢侵越』張怡曰『吾至信汝此言余過也自吾目之盲爾極意熨帖且並杜夫吾尤知汝在患難之中尤無怨懟且益助其賢聲』詩春曰『吾夫能常作是言耶』張怡曰『吾敢永矢弗諼吾目所見……』而杜夫已至詩春曰『杜夫至吾須入矣』

第四幕

張怡曰『杜夫汝入』杜夫曰『吾友萬福』此時杜夫凝目視詩春趨而稍前詩春微退張怡曰『杜夫汝至令人生無窮之歡意詩春汝且勿行吾恆見杜夫一來汝即隱避何也過於嫌亦屬非法吾思杜夫必疑爾有介於心然吾知爾心廓然』杜夫曰『吾亦云然張怡且與我同坐吾爲爾起居』張怡張其盲目肅然爲禮此時詩春且言且視杜夫曰『萬修與李剛同坐書室少須亦至此吾今且往視萬修果否如李剛所教旋來侍爾』因與杜夫流波送睽而行

第五幕

張怡曰『吾不知爾用何語以慰爾待我之情懔爾與李剛並爲人間』